



心香

叶文玲

心 香

叶 文 玲

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女作家叶文玲近两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选集。这个集子所收的短篇，是她迈向成熟的起点。她擅长于刻画妇女的细腻的心灵，她爱挖掘生活中的美和探索人的心灵世界，她情真意切地献上了一瓣幽兰似的心香，这清香充溢在字里行间。

心 香

叶 文 玲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 1/2 插页2 字数 120,000

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8,000

书号：10151·547

定价：0.55元

目 录

心香	1
井旁的柚子树	31
清清长塘水	59
夕照金洋河	69
舅公	90
故土的眷恋	103
毋忘草	112
藤椅	137
送药	147
“丑2—15304”	161
虹	174
谁是“研究所所长”	188
家长	193
看焰火	210
赴考	220

带小狗的孩子226

后记237

心 香

老岩不是要在南方过年么？为什么提前回来了？

一推门，我就看到了一个奇迹：一把赭色的样式古朴的陶土瓦壶，在蜂窝炉上咝咝地冒着水汽。

我惊奇地望着瓦壶，又看看老岩。呵，他刮了胡子理了发，中式罩衫干干净净，蟹青色的围巾和蚌壳棉鞋都是新的。嘿，这哪是平时的老岩！

“你看我有些反常，是不是？”老岩解嘲地摸着光溜溜的下巴颏。

我惊讶的不光是老岩的焕然一新，炉子上这把陶土瓦壶，更教我象发现一件出土文物那样稀奇。

可不是我夸大其词，在我和老岩合住的房间中，用壶烧水，简直象“赤日炎炎水成冰，冷饭抽芽两三寸”一样不可思议。

在没有分配到这个学校前，我就崇拜过老岩。这不仅因他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，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在二十多年前就因一幅油画名噪一时，而我，那时还是一个流鼻涕的小学生。当时，他那幅大出风头的画和老师们谈论这幅画时给我的印

象，使我在看着画上的署名——岩岱时，就象仰望天上的星星一样，觉得高不可攀。

生活，也真象浩瀚的星空教人莫测。现在，我竟成了老岩的同事，并且同校同室。可是，早已改行教英语的老岩，平常连谈论美术和绘画的兴致都没有了。他英语功底很深，教三个班的课也不费劲，家又在南方，空闲时他什么也不做，只躺在床上看原版本的外文小说。

无论是怎样了不得的名人，如果你一旦接近他，你便觉得：失去的是罩在他头上的神秘的光圈，得到的是明晰而真实的面目和形象。而当你和他相交相知，发现他和常人一样有着这样那样的喜怒哀乐，你就倍觉亲切，甚至连他的缺点也感到可爱。

我对老岩的认识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。现在，连他平日不爱说笑、一没事就直挺挺地躺着看书，不爱收拾、连袜子也总是换到没有可换时才从床垫下抓起一大把去洗的习惯，我也一无例外地看成是有才气的人的那种可爱的懒散。不管怎么说，老岩是个好人，我一向敬重他。

老岩唯一教我大惑不解的怪癖就是：他很讨厌水壶，而且讨厌到了近乎憎恶的地步。

在我刚任教并兼任初一的图画课时，我教学生作静物写生，就从总务处拿来了一套实物：铝壶、茶盘和茶杯。

老岩一见，皱着眉头说：“什么不好画，要画这？”没等我说话，他劈手夺走了我手中的壶，又马上在抽屉里找出几只红艳艳的苹果放在盘子里。“噢，画画这多好！……多好！”他那眯缝着的眼睛发亮了。

我没有细辨其中原委，只好照办。

不久，因屋里没烧水的壶，喝水不方便，我随口说了句：“要领来把壶就好了……”

老岩双眉一挑：“壶？哦，我去领。”

第二天，我们的炉子上出现了一只铝锅。

我奇怪了：“怎么领这个？”

“不是领的，我是买的。”老岩回答时，连看也不看我。

“买的？买锅干吗？又不做饭，烧水总是壶好……”

老岩一反往常地没了好声气：“锅不能烧？一样嘛！”

用是一样用，可往暖瓶里灌水，锅总不方便。特别是老岩自己因为近视，每次灌水总溅得四处都是，有一次还烫伤了脚。

第二天，我去总务处领了把白铁壶；谁知一壶水还没烧热，脚上包着纱布的老岩进来了。

“小谢，领这干、干什么？浪、浪费！”老岩脸色骤变，说话也因愤怒而口吃了。他气呼呼地掂下壶，又找出那只锅坐上去，随后掂起壶就一瘸一瘸的走向了总务处……

日子久了，锅烧穿了底，老岩去换了底，烧久了又坏了，到实在不能用时，老岩又买来了……还是一口铝锅。

聪明透顶的老岩和烧水的壶有不解之“怨”，原是我很为纳闷的事，可今天……

“呵，水开了！”老岩轻轻地掂下壶来，冲了两杯醇醇的茶，递给我一杯，把剩下的水灌到暖瓶里，又往壶里添了凉水，轻轻地把壶坐回炉子上，这才捧起了另一杯茶。

当老岩把陶壶掂上掂下的时候，他那过分小心的动作，使我觉得他手中提的不是一把粗朴的瓦壶，而是一把名贵的金壶、玉壶，或是不敢乱碰的玻璃壶。

我看看老岩的动作，突然想起了一个童话，便笑了：“老岩，大概你这把壶也会变出什么宝贝名堂来吧？”

老岩一听，脸色骤变了。“嘿……咳，你这个小谢哇！”他微笑了；可我分明看出，他笑得很牵强。

“好吧，不跟你说说，心里头……”老岩发狠似的吐出一口长气，又连喝了几口茶，接着在炉旁坐了下来，动也不动地凝视着炉子上的瓦壶。

添了凉水的瓦壶，象小鸟一样发出吱儿吱儿的叫声，从壶底窜出的四散的火苗映亮了老岩的脸，不知是热还是激动，一片红晕漫在他的耳际，他那长长的耳垂也通红起来。他放下茶杯，弯身凑火点了一支烟。

“小谢，我要跟你说的这件往事，可不是一个荒诞的故事，它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，实实在在的……呵，小谢，你记不记得《舞台生涯》中一句很精采的话？——‘时间是伟大的作者，它必然要写出完美的结局来。’说得真对！这次回来的路上，我都在寻味……是的，结局，一切完美的结局都需要时间……”老岩又笑了；但我隐隐看出，他笑得有几分凄然。

“我告诉你……哦，这需要从二十多年前，嗯，从二十四年前说起。

“二十四年前，我是师范学院艺术系的应届毕业生。你知道，那时，我是学美术的。毕业前，为了完成一幅理想的

毕业创作，我到了浙东长塘镇南一个叫大龙溪的村子去寻找题材……你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吧？嗯，这是我们江南的一个小村子，大龙溪很美，村子靠着山，山脚有个大龙潭，龙潭的水流到村前成了条小溪，溪水碧清碧清的。哦，你知道不？我那幅《溪边》，就是在那个地方画的……对了，你看过《溪边》，那，你记得画中的人物罗？！”

我当然记得。如果说老早我只凭图画老师的介绍喜欢这幅画的话，那么后来，我则完全是凭一个绘画爱好者的眼光和感情迷恋这幅画的。画中的人物——那个在溪边汲好水后，一边洗脚，一边调皮地用脚趾头夹起一颗鹅卵石的少女的身姿和神态，是这样强烈地打动过我。特别是那双含笑而天真的眼睛，那双只有中国最漂亮的少女才有的眼睛，还有那根绕过脖颈滑落到胸前的长辫和浸在溪水里的赤裸的双脚……都有着无可言喻的神韵。我记得许多年后，当我在一个偶然的时机，又看到这幅画，并仔细地端详着画中的少女时，曾经怎样的痴迷和想入非非……当然，我没好意思说出来，这并非由于我是个年青小伙子，只是因为面前是“她”的作者老岩，我当然不好意思用我那粗直的、没见识的话语妄加评论。

我只是点点头。

老岩似乎根本不注意我的神情，他又端起杯子，一口气喝干了茶水。

“我画的这个少女，是个实实在在的人物，她叫……哦，先不说她的名字吧。

“她就是大龙溪的。哦，不光这个姑娘实实在在有，就

连画中出现的场景……哎，你记得那个画面吧？说实在的，我画那幅画，实在没作多少艺术加工，也许是天赐良机。真的，因为那天我进村时，在村头小溪边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景象：这个到溪边来汲水的姑娘，把汲满了水的那只小桶放在岸上，然后就撩起身上的那条毛蓝色的围裙，坐在‘丁步’上……哦，你不知道什么叫丁步吧！那是在溪流中设置的四方方的石头墩。那石头墩一步一块，呵，当你踏上丁步，看着一股股清澈的碧水从你的脚边潺潺而流时，那是很有趣的……哦，我说远了。

“我是在一个春日的黄昏进村的。当时，那个姑娘就坐在丁步上，一条辫子搭拉在胸前，一双赤脚浸在溪水里，她好象并不是为了洗脚，而只是随意地玩玩水。她用两只赤脚轻轻地拍打着浅浅的溪水，溅起了一串串水花，拍着拍着，她忽然用那只右脚脚趾，夹起了一块圆圆的鹅卵石……也许是得意自己有这个本领吧，她情不自禁地笑了。这时，靠在溪边的一块大岩石后不声不响地‘观察’的我，也禁不住笑了。不知是不是我的笑声惊动了她，姑娘忽然抬起头来，四下张望……就在她抬起头来的瞬间，那滑落到小溪尽头，将要消失在大山背后的夕阳，斜斜地射过来几道金光，把她那天真烂漫的笑容和眉目姣好的脸庞，照得轮廓分明，动人极了。

“这时，我简直惊叹得呆住了。真的，我敢发誓，就是精心安排的场景和最老练的模特儿，也决不会有这样美妙无比、真切自然的一刹那！小谢，你懂得的，一个画油画的人，要是逢上这样的场景，这样的一刹那，他该怎样的如痴如醉！

哦，如果真是缪斯赐给了我这个幸运的一刹那，那么，她也太严酷了，她赐予我这个幸福的美妙的一瞬，却造成了我以后长久的、绵绵无尽的痛悔……哦，我又说远了。

“当时，我不可能作画，我的画夹和画笔都在我背上的行囊中，我没想到解开，也来不及取用，因为，我绝对没有想到一进村便碰上了千载难逢的画面……而且，姑娘在发现了我这个陌生人后，便慌慌地从丁步上跃起，慌慌地提起岸边的水桶，围裙一飘，象一阵清风似的，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了……

“后来，我的《溪边》就是根据这个场景画的……”

我完全忘了品茶，也象老岩一样微眯起了双眼。老岩的讲述，使我的耳畔响起了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淙淙流淌的声音；那个眼睛映着溪流波光、胸前松松搭拉着乌缎似的长辫的少女，就象一座浮雕，真真切切浮现在我眼前……

“世上的事就是这样奇巧！我在村里住下了，没想到，恰恰住在那个姑娘的邻家。

“我住的那家主人，是个姓朱的六十多岁的孤寡老太太。她有两间收拾得异常干净的石墙草顶的茅屋，那茅屋和村中的许多房子一样，前前后后都是绿荫荫的竹子，幽静极了。朱老太太是个慈祥干练的老人。看来，她已接待过不少象我这样的来客了，她那热诚而周到的照拂，使我在这间茅舍就宿时，就象躺在秋夜的打谷场或春日的草地上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情趣。

“第二天清早，我起身走到屋外，刚做了两个深呼吸，忽然发现两条乌黑的长辫和一条毛蓝色的围裙在竹丛外一

飘，用不着辨认，我立即断定：是她！

“这个发现使我喜出望外。我拨开竹丛，立即看到了和朱老太太家差不多大小的一所茅屋，屋前的地面扫得象镜子一样光洁。我刚刚迈过竹丛，突然窜出来一条尾巴毛茸茸的大黄狗，冲我汪汪直叫，我吓了一跳。幸而屋里随即跑出来一个大眼睛的瘦瘦的男孩，他十分友好地看我一眼，立刻把狗唤回去了。

“我很狼狈地退了回来，正在拉风箱做饭的朱老太太笑咪咪地问：‘你到哑巴家去了？生人是进不了她家的，那只狗可认人哩！’

“哑巴？她是哑巴？我象挨了记闷棍似的呆住了。

“老太太正待说下去，忽然，两条辫子一飘，提着一桶清凌凌的水的姑娘进来了。她头也不抬地走向屋角的缸边，一只手撩着围裙，一只手轻巧巧地提起桶来，把水哗哗往里倒。她做得那么熟练，显然不是第一次。

“朱老太太掸掸柴灰站起来，笑咪咪地拍拍她的肩，打了个手势。姑娘这才转过身来，仔细打量了我一眼，这一望，就象两片榴花瓣突然飞贴到她的腮上似的，她两颊绯红了。她轻轻一扯那条四角绣了卍字花的毛蓝围裙，便一手提起桶，一手掩着嘴，不出声地笑着跑了。

“‘这丫头！’朱老太太笑着摇头叹息。‘你看，多伶俐的姑娘，也不知前世作了什么孽，自小就哑。长得这么俊，心眼又灵透，绣的花，全村姑娘媳妇谁也赶不上哩！’

“‘大妈，她家都有谁？’

“‘现在就一个兄弟小元。她娘早没了，爹也在前年入

了土，这个糟老头，还是早死了给后代造福，省得拖累儿女……’

“我奇怪了：‘怎么？’

“‘早先是个看风水的阴阳先生，解放这么多年了，懵懂得还翻清朝的皇历！成份又是个上中农，谁喜待见他这块香牌牌哩？……还是这姑娘好，又安分又精灵，白日随队里人下田上山，早早晚晚在家捧着花棚子绣花，挣了钱供奉小兄弟上学……三里五乡的，不少光棍汉都想做她的入赘女婿哩！可她倒好，心高气硬的，谁也看不上。还喂了一条大黄狗来看门，你看看，多有心计！……’

“‘大妈，她叫什么名字？’

“‘名字？没有，反正是哑巴，叫什么她也听不见，可惜了……’

“我一时无话，不知怎的，心里很有点黯然，耳朵里老响着这句话：‘可惜了……’

“可是，我还是决定了画她。我只要一闭眼，姑娘和那条小溪便象一幅早已完成的画浮在我的面前……几乎是没有多费心思，我便动手了，我画得出乎意外的迅速和顺利。我所以画得那么顺当，能够画出人物的特征和神采，还因为在这中间，姑娘往朱老太太家跑得很勤……从听了朱老太太的话后，我暗中给这姑娘起了个名字：亚女。虽然，我一次也没有叫过她。

“亚女在跟我熟悉了之后，特别是知道我会画画并且在画她以后，她竟一点也不羞怯了。每天傍晚，在照例为朱老太太提来一桶水后，她就把下学回来的弟弟小元也叫过来，

姐弟俩一左一右的守在我旁边，各自瞪着那对十分相似的、亮得象蓄了两汪水的眼睛，好奇地看着我正在涂抹的画。而当我笨拙地比着手势想对亚女说些什么时，她便推推小元，开心地用手掩了嘴，她是在笑，却从来也没笑出声来。

“当我终于画完《溪边》时，我心里美滋滋的。我在画架前走近去，又退回来，侧着头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端详着，别提有多高兴！站在我身后的亚女，也显得异常兴奋，她那黑亮黑亮的眼珠，不住地从画上移到我手中的画笔上，又从手上移到画上，好象惊异我的双手有什么魔法似的……我看出了这一点，也忍不住心中的得意而用轻轻的口哨吹起了一只小曲……

“忽然，亚女伸出一双纤巧的手指，朝我比划着，我楞了，一点也不明白。还是朱老太太懂了，立刻给我‘翻译’：她是请我给她画些绣花用的花样。

“这有何难？我立即照办了，飞快而潦草地画着一张又一张的花卉虫鸟。当我转眼间就把一摞‘花样’递给亚女时，一直屏声静息地看着我画的亚女，却微微蹙起了眉尖，摇了摇头，接着又打起了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的手势。

“亚女苦恼地轻轻地叹息一声，指指门外碧绿的竹丛，又伸出尖尖的指甲，在纸上轻轻地左右刻划起来……呵，我终于懂了：绣花的‘花样’需要的是精致而细巧的线条……而且，亚女告诉我：她喜欢竹子。

“我点点头，这才下了功夫，用工笔精心地画了一丛长在溪边的翠竹。快要画完时，我忽然一瞥亚女那妩媚得犹如搽了胭脂的脸颊，心里一动，又在翠竹旁添了一株盛开的山

花……

“亚女满意极了，双手接过去捧在胸前，几乎是向我鞠躬似地点了一下头，这才迈着轻盈的脚步走了。

“第三天，朱老太太忽然把我扯到了亚女家的廊檐下。在那架光洁而溜滑的桐木‘花棚’上，我看到绷着的一幅即将完工的绣花帐沿：雪白的布面上，几旋天蓝色的丝线表示着蜿蜒流动的小溪；一对黄嘴巴黑羽毛的乳燕，正矫捷地掠过小溪的水面；在‘溪边’那丛青葱水绿的竹子中，斜斜伸过来一支欲开未开的红梅……

“我惊讶极了。亚女把我给她画的‘花样’发挥得真是栩栩如生，而且又加了如此精心的再创造：这活泼泼的燕子、这含苞欲放的红梅……我禁不住伸出大拇指连连夸好。站在旁边的朱老太太，咧着缺了门牙的嘴，呵呵地笑。而坐在‘花棚’前的亚女，却是羞红了的脸蛋，伏在‘花棚’上，再也不肯抬起来……

“油画《溪边》完成后，村中的不少人都认识了我这个不速之客，也得知亚女上了画的幸运，于是朱老太太的茅屋热闹非常了。我应接不暇地满足了这些纯朴而热情的乡下人的愿望：画着须眉皆白的老头、过门不久的新媳妇、刚满周岁的胖小子……一幅幅在我仅是练习品的素描，在他们眼中，却都是了不起的珍品。

“然而，我终于要走了。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已经大体完成了预定的计划；另外，却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，使我不能不提前了行期。

“那天上午，我又一次顺着村前的小溪，走到村后的山上

去看那个大龙潭。这个蓄在山背脚的龙潭，面积不大，水却很深；对峙的山梁中，一道飞珠溅玉的瀑布，垂帘似的从断崖上直泻下来，气势十分壮美。起先，我只在山脚的潭边看，看了一会还不尽兴，便又爬到了瀑布飞跌的断崖旁鸟瞰，当我刚刚画出两幅草稿时，便见日头已正午，我的肚子也早饿了。

“我回得村来，远远望见朱老太太家的烟囱还在冒烟，断定她的中饭还没烧熟，便放慢了脚步，信步踱到了亚女家的屋前。

“那条尾巴毛茸茸的大黄狗，又噌的窜了出来，可是，看了看我，便一声也不叫，摇着尾巴退回去了。我向四周望了一眼，静悄悄的，屋顶没见炊烟，廊下没见人。

“我正诧异着，忽然，亚女的弟弟小元，慌慌地从灶屋迎了出来，轻声道：‘我姐她……她睡着呢！’说着便低下了眼睛，动也不动地立在我面前，这，明显是‘来客止步’的表示。

“我‘哎哎’地应着，立即掉头往回走，心里禁不住奇怪：大白天睡觉，这在一个农村少女，特别象亚女这样勤勉的姑娘，是不可能有的事，那……莫不是病了？我犹豫着又扭头望了一眼。就在这时，我望见廊檐下那嵌在窗格格里的玻璃后边，有一双乌亮的眼睛闪了一闪……

“我纳闷着，却不好意思再去探问，便又返回了朱老太太家。仍在拉风箱的老太太一见我，便问：‘她这会好些了？’

“‘怎么？’我吃了一惊，忙问：‘她真的病了？’

“‘噢，你不知道……是的，是的，你今天出去得早，不知道这回事……’朱老太太看我一眼，欲言又止。